

灼热的 天空

苏
童 著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谢有顺 主编

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时天空

苏童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灼热的天空 / 苏童著 .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
2017.7

(精典名家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9604-2

I . ① 灼… II . ① 苏… III . ①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5650 号

灼热的天空

作 者: 苏 童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精典博维·肖 杰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5

字 数: 48 千字

印 张: 3.5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604-2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灼热的天空 ... 1

创作，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？（代后记） ... 95

灼热的天空

今天夹镇制铁厂的烟囱又开始吐火了，那些火焰像巨兽的舌头，粗暴地舔破了晴朗的天空。天空出血了。我看见一朵云从花庄方向浮游过来，笨头笨脑地撞在烟囱上，很快就溶化了。烟囱附近已经堆满了云的碎絮，看上去像黄昏的棉田，更像遍布夹镇的那些铁器作坊的火堆。天气无比炎热，我祖父放下了所有窗子上的竹帘，隔窗喊着我的名字。他说你这孩子还不如狗聪明，这么热的天连狗都知道躲在树荫里，你却傻乎乎地站在大太阳下面，你站在那儿看什么呢？

整个正午时分我一直站在石磨上东张西望，夹镇单调的风景慵懒地横卧在视线里，冒着一股热气，我顶着大太阳站在那儿不是为了看什么风景，我在眺望制铁厂

前面的那条大路。从早晨开始大路上一直人来车往的非常热闹，有一支解放军的队伍从夹镇中学出来，登上了一辆绿色的大卡车，还有一群民工推着架子车从花庄方向过来，吱扭吱扭地往西北方向而去。我还看见有人爬到制铁厂的门楼上，悬空挂起了一条横幅标语。

我总觉得今天夹镇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因此我才顶着大太阳站在石磨上等待着。正午时分镇上的女人们纷纷提着饭盒朝制铁厂涌去，她们去给上工的男人送饭，她们走路的样子像一群被人驱赶的鸭子。只要有人朝我扫上一眼，我就对她说，不好啦，今天工厂又压死人啦！她们的脚步嘎然停住，她们的眼睛先是惊恐地睁大，很快发现我是在说谎，于是她们朝我翻了个白眼，继续风风火火地往制铁厂奔去。没有人理睬我。但我相信今天夹镇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除了我祖父，夹镇没有人来管我。可是隔壁棉布商邱财的女儿粉丽很讨厌，她总是像我妈那样教训我。我

看见她挟着一块布从家里出来，一边锁门一边用眼角的光瞄着我，我猜到她会叫我从石磨上下来，果然她就尖着嗓子对我嚷嚷道，你怎么站在石磨上？那是磨粮食的呀，你把泥巴弄在上面，粮食不也弄脏了吗？

今天会出事，我指着远处的制铁厂说，工厂的吊机又掉下来了，压死了两个人！

又胡说八道，等我告诉大伯，看他不打你的臭嘴！她板着脸走下台阶，突然抬起一条腿往上撸了撸她的丝袜，这样我正好看见旗袍后面的另一条腿，又白又粗的，像一段莲藕。我不是存心看她的腿，但粉丽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，你往哪儿看？不怕长针眼？小小年纪的，也不学好。

谁要看你？我慌忙转过脸，嘴里忍不住念出了几句顺口溜，小寡妇，面儿黄，回到娘家泪汪汪。

我知道这个顺口溜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粉丽在夹镇的处境，因此粉丽被深深地激怒了。我看见她跺了跺脚，

然后挥着那卷棉布朝我扑来。我跳下石磨朝大路上逃，跑到来家铁铺门口我回头望了望，粉丽已经变成了一个浅绿色的人影，她正站在油坊那儿与谁说话，一只手撑着腰，一只手把那卷棉布罩在额前，用以遮挡街上的阳光。我看见粉丽的身上闪烁着一种绿玻璃片似的光芒。

我祖父常常说粉丽可怜，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可怜的，虽说她男人死了，可她爹邱财很有钱，虽说她经常在家里扯着嗓子哭嚎，但她哭完了就出门，脸上抹得又红又白的，走到哪儿都跟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我懒得搭理她，可是你不搭理她她却喜欢来惹你，归根结底这就是我讨厌粉丽的原因。

远远地可以听见制铁厂敲钟的声音，钟声响起来街上的行人走得更快了，桃树上的知了也叫得更响亮了，只有一个穿黄布衬衫的人不急不慌地站在路口。我看见他肩背行李，手里拎着一只网袋，网袋里的脸盆和一个

黄澄澄的铜玩意儿碰撞着，发出一种异常清脆的响声。我觉得他在看我，虽然他紧锁双眉，对夹镇街景流露出一种鄙夷之色，我还是觉得他会跟我说话。果然他朝我走过来了。他抓着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额头，一边用恶狠狠的腔调对我说话，小孩，到镇政府怎么走？

他一张嘴就让我反感，他叫我小孩，可我估计他还不满二十岁，嘴上的胡须还是细细软软的呢。我本来不想搭理他，但我看见他的腰上挎着一把驳壳枪，枪上的红缨足有半尺之长，那把驳壳枪使他平添了一股威风，也正是这股威风使我顺从地给他指了路。

小孩，给我拿着网袋！他拽了我一把，不容分说地把网袋塞在我手里，然后又推了我一下，说，你在前面给我带路！

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霸道的人，他这么霸道你反而忘记了反抗，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无理可说。我接过那只网袋时里面的东西又哐啷哐啷地响起来，我伸手

在那个铜玩意儿上摸了摸，这是喇叭吧？我问道，你为什么带着一个喇叭？

不是喇叭，是军号！

军号是干什么用的？

笨蛋，连军号都不知道。他粗声粗气地说，部队打仗用的号就叫军号！宿营睡觉时吹休息号，战斗打响时吹冲锋号，该撤退时吹撤退号，这下该明白了吧？

明白了，你会吹军号吗？

笨蛋，我不会吹带着它干什么？

我们夹镇不打仗，你带着军号怎么吹呢？

他被我问得不耐烦起来，在我脑袋上笃地敲了一下，让你带路你就带路，你再问这问那的我就把你当奸细捆起来。他走过来一把夺回了那只网袋，朝我瞪了一眼，说，我看你这副懒懒散散的样子，一辈子也别想上部队当兵，连个网袋也拿不稳！

就这样我遇见了尹成，是我把他带到镇政府院子里

的。我不知道他到夹镇来干什么，只知道他是刚从部队下来的干部。夜里邱财到我家让祖父替他查账本，说起税务所新来了个所长，年纪很轻却凶神恶煞的，我还不知道邱财说的人就是尹成呢。

夹镇税务所是一幢两层木楼，孤零零地耸立在镇西的玉米地边。那原先是制铁厂厂主姚守山给客人住的栈房，人民政府来了，姚守山就把那幢木楼献给了政府，他想讨好政府来保住他在夹镇的势力，但政府不上他的当，姚家的几十名家丁都被遣走了，姚家的几百条枪支都被没收了，政府并不稀罕那幢木楼，只是后来成立了税务所，木楼才派上了用处——这些事情与我无关，都是那个饶舌的邱财来串门时我听说的。

我常常去税务所那儿是因为那儿的玉米地，玉米地的土沟里藏着大量的蚰蚰。有一天我正把一只蚰蚰往竹筒里装，突然听见玉米地里回荡起嘹亮的军号声。我回

头一看便看见了尹成，他站在木楼的天台上，一只手抓着军号，另外一只手拼命地朝我挥着，冲锋号，这是冲锋号，他朝我高声叫喊着，你还愣在那儿干什么？你耳朵聋啦？赶紧冲啊，冲到楼上来！

我懵懵懂懂地冲到木楼天台上，喘着气对他说，我冲上来了，冲锋干什么？尹成仍然铁板着脸，笨蛋，这几步路跑下来还要喘气？说着他将目光盯在我的竹筒上，语气突然变得温和起来，小孩，今天抓了几只蚰蚰啦？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尹成冷不防从我手中抢过了一节竹筒，他说，让我检查一下，你逮到了什么蚰蚰？

我看得出来尹成喜欢蚰蚰，从他抖竹筒的动作和眼神里就能看出来，但这个发现并不让我高兴，我觉得他对我的蚰蚰有所企图，我又不是傻瓜，凭什么让他玩我的蚰蚰，我上去夺那节竹筒。可气的是尹成把我的手夹在腋下，他的胳膊像铁器一样坚硬有力，我的手被夹疼了，然后我就对着他骂出了一串脏话。

你慌什么？尹成对我瞪着眼睛，他说，谁要你的蚰蚰？我就看一眼嘛，看看这儿的蚰蚰是什么样。

看一眼也不行。弄死了你赔！

我赔，弄死了我赔你一只。尹成松开了我的手，跟我勾了勾手指，他说，我逮过的蚰蚰一只大缸也盛不下，一只蚰蚰哪有这么金贵，你这小孩真没出息。

尹成倒掉了搪瓷杯里的水，很小心地把蚰蚰一只只放进去，我看见他在屋檐上拔了一根草，非常耐心地逗那些蚰蚰开牙。你都逮的什么鬼蚰蚰呀？都跟资产阶级娇小姐似的，扭扭捏捏的没有精神！尹成嘴里不停地奚落我的蚰蚰。他说，这只还算有牙，不过也难说，咬起来多半是逃兵。我看干脆把它们都踩死算了，怎么样，让我来踩吧？

不行，踩死了你赔！我又跳了起来。

尹成咧开嘴笑了笑，他把那些蚰蚰一只只装回竹

筒，对我挤着眼睛说，看你那熊样，我逗你玩呢。

我眼睛很尖，注意到他把竹筒还给我时另一只手盖住了搪瓷杯的杯口，因此我就拼命地扒他的手想看清杯里是否还留着蚰蚰，而尹成的手却像一个盖子紧紧地扣着杯子不放，这么僵持了好久，我灵机一动朝天台下喊起来，强盗抢东西喽！这下尹成慌了，尹成伸手捂住我的嘴，不准瞎喊！他一边朝四周张望着一边朝我挤出笑容，他说，你这小孩真没出息，我也没想抢你的蚰蚰，我拿东西跟你换还不行吗？怎么样，就拿这杯子跟你换？

不行！我余怒未消地把手伸进杯子，但杯子里已经空了，我猜尹成已经把蚰蚰握在手里。他握着拳头举到空中，身子晃来晃去地躲避着我。我突然意识到尹成很像镇上霸道的大孩子，偏偏他年纪比我大，力气也比我大，遇到这种情况识趣的人通常不会硬来，后来我就识

趣地坐下来了，但嘴里当然还会嘀嘀咕咕，我说，玉米地里蚰蚰多的是，你自己为什么不下去逮呢？

笨蛋，我说你是笨蛋嘛，他脸上露出一种得胜的开朗的表情。他说，我是个革命干部，又不是小孩子，撅着屁股逮蚰蚰，成何体统？让群众看见了什么影响？

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只蚰蚰放回搪瓷杯里。杯子不行，等会儿还得捏个泥罐，他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回头朝我看了一眼，大概是为了安抚我，他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，你还噤着嘴？不就一只蚰蚰吗？告诉你，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可是你不要杯子，我还真想不出拿什么东西跟你换。你别瞪着我的军号，我就是把脑袋给人也不会把军号给人的，要不我给你吹号吧，反正这几天夹镇没有部队，吹什么都行。

吹号有什么意思？我的目光开始停留在尹成腰间的驳壳枪上，我试探着去触碰驳壳枪，你给我打一枪，我说，打一枪我们谁也不欠谁。